



艺评

## 艺术家的担当 艺术作品的魅力

株洲首届瓷板画暨油画作品展开幕  
罗遇真

9月2日上午,株洲市首届瓷板画暨油画作品展开幕式在株洲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一楼展厅举行。现场文艺气氛浓厚,除参与开幕式的领导、嘉宾、艺术家、文艺工作者,还涌入大量文艺爱好者、市民前来参观。

本次画展共征集优秀作品158幅,210件作品,总计81人入展。包括主题为红色文化、山水、人物、佛像、花鸟等绘画作品,以及风格各异、别具匠心的书法作品……在宽敞的展厅内,你可以尽情欣赏到来自株洲本土艺术家以及省级、国家级著名书画家最好的作品。活动持续两个月,市民可前往免费参观。

其中,株洲本土画家彭玲的一幅牡丹作品令人惊艳。其花瓣形状飘逸优美、花瓣颜色浓淡相宜,重重花瓣与交叠的花色,仿佛一团光芒,照亮了展厅一角。彭玲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陶瓷艺术大师,生在醴陵长在醴陵,从事陶瓷美术创作几十年,工笔画功底深厚,她的工笔画色彩渲染意境丰厚,无不舒展而大气。这幅牡丹雍容华贵,色泽艳丽,栩栩如生。

另有一幅花鸟作品意境深厚,画家为周占平,醴陵人,也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工艺美术师。这幅画中有荷叶、荷花、莲蓬,以及两只白鹭,飘逸优美,但眼神充满着力量。白鹭的双翅有力地展开,翱翔于充满诗意的荷叶与荷叶之间,羽毛仙气飘飘,细长的腿显得高贵冷艳。整幅画的构图非常精妙,颜色高级肃静,充满意境。

前来欣赏作品的市民在展厅内流连忘返,市民朱女士介绍,感觉这是个艺术的海洋,可以近距离感受株洲艺术百花齐放的景象,感受艺术家们的天赋和勤奋。“很多作品,无论笔法还是风格,无论色彩还是线条,都栩栩如生,让人赏心悦目。”

市手工艺协会会长黄文澜在活动介绍中提到,艺术家们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用精品力作赞历史辉煌,歌颂世伟业,绘山河风情,满怀豪情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彰显了株洲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在这些引人入胜的作品中,艺术家描绘了红色岁月里的革命故事、普通老百姓的朴素生活,这是艺术家们对人生、大义、责任、山河、群众的最好定义,只有心中有大爱,方能笔下有乾坤。



人们在画展展厅内欣赏作品。罗遇真 摄



参展作品。



剧评

## 《神探大战》: 人性的偏执与救赎

李军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古人概括的这种危机,在电影《神探大战》里有了现代化的演绎:一群打着“神探”旗号的蒙面年轻人,用牙还牙的方式疯狂地展开复仇,而他们信奉的“神探”虽有破案天赋,却也是被医生诊断为有幻觉幻听症状的精神病患。

从影片的名字,到电影前20分钟快速推进的情节,《神探大战》都在铺垫一场事先张扬的对决,而且效果颇为成功。片名透露的“大战”在所难免,而高效的叙事节奏,让这场三方“神探”交汇,在一路追逐与较量中奔向最后的火拼。

追逐与较量中,各方“神探”背后的故事也被巧妙地揭开,直到经过多重反转后迎来最后的真相。

主角李俊(刘青云饰)曾是警界的传奇“神探”,妻子去世后他出现抑郁甚至幻觉等精神病症,更大闹“魔警案”的新闻发布会,后来被革职。他一边拾荒一边破案,将天桥下当“办公室”,在桥墩及地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侦查记录。一种强烈的情感愿望推着他不走:向女儿证明自己仍是神探而不是疯子,让女儿回到身边。

一群蒙面年轻人自称“神探”,他们是一系列凶案受害者的后人,也是疯狂的复仇者。从天桥上看到李俊的破案结果后,他们开始明目张胆地复仇,并以案件编号预告下一桩,将一座现代都市拉回了野蛮的原始社会。

三方“神探”是方礼信(林峯饰)与陈仪(蔡卓妍饰)夫妇,他们是警队新一代的精英,作为主力在追查“神探案”,又和相关案件有着不为人知的关联。

《神探大战》塑造的世界是疯狂失序的,但刘青云以精湛演技塑造的主角李俊犹如定海神针,将电影稳稳立住了。李俊是一个复杂而立体的人物,他兼具天赋与疯癫,是一个希望得到女儿认可的父亲,也是一个虽然被革职但依然忠于职守、良知未泯的前警察。当凶手的幻象对他“人渣也是人”,希望他能出手相救,李俊披上雨衣、戴上头灯,骑着自行车去查案并阻止犯罪,就像堂吉珂德一样天真而勇敢。

对“神探”身份的执着,以及“我不会错”的自负,又是李俊的偏执所在。可这世上怎么会有永不出错的人?电影发展到后半段,李俊推翻了自己对“魔警案”的结论,只是为时已晚,打着“神探”旗号的那群年轻人更为偏执,面对改变判断前来自来阻拦的“神探”本尊,他们照样开枪,尽管对方根本不是仇人。

“盲人”“瞎马”丧失的是生理上的视力,偏执则让人只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造成心理上的盲目,导致“一条道走到黑”地步入深渊。偏执的人还更容易被人利用。电影里的反派正是善于利用他人偏执的高智商犯罪者,他迷醉于杀戮、混乱及邪恶,却有着冷静的头脑与超常的耐心。他能用一个小小的动作,诱导调查的方向,也能花10多年的时间,缜密地布置栽赃陷害的陷阱。涉及众多背景案件,牵涉多方立场,主要情节集中在大约20个小时,《神探大战》却能做到故事紧凑好看、富有深意,我们不得不佩服集编剧、导演与监制于一身的韦家辉。韦家辉是著名影视制作人,公认的“金牌编剧”,也导演与监制过不少知名影视剧。他担任主创的港剧《义不容情》《大时代》等,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电影圈更不用说,他与杜琪峰携手打造的银河映像电影公司,早已成为香港电影的一张耀眼名片。

善写“疯癫”型角色,也喜欢在类型片里埋藏哲学思考等“私货”,这是韦家辉的鲜明特色。《神探大战》之前,他作为编剧与联合导演和杜琪峰于2007年推出了被影迷奉为“神作”的《神探》。在那部电影里,韦家辉就塑造了一个疯癫“神探”——陈桂彬,同样由刘青云饰演。

虽然韦家辉强调两者很不一样,但对比这两部电影,寻找它们微妙的延续与互文关系,不仅颇有乐趣,还能解读《神探大战》带来更多的视角。

强于编剧的韦家辉执导电影其实不多,导演经验及功力远不及《神探》的主导演杜琪峰。而杜琪峰稳健、冷峻的风格,在《神探》里也有极佳的展示。如果《神探》是静制动,张力十足;《神探大战》则是动到脱线,有意识地“尽管过火、尽管癫狂”(注: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对香港电影的经典评价)。有影评人说,《神探大战》最大的优点是没有杜琪峰。但换个角度,最大的缺点也是没有杜琪峰。特别明显的一点是,编剧韦家辉成功地让怀孕的陈仪出现在结尾的对决现场,但如何让她地行动合乎情理,导演韦家辉却呈现出挺糟糕。陈仪刚生完孩子就跳海,游回来爬上船又投入枪战等,确实容易让人挑毛病。

挖掘影片内涵,与《神探》参看也能丰富对《神探大战》的阐释。

在电影《神探》里,幻象出现在“神探”以外的人身上。他们的懦弱、贪婪、暴戾等恶念或重人格,都以具体的人来表现,是“神探”眼里的“鬼”。“神探”执着的分别是:别人有“鬼”,我不能有。电影结尾,他反问自己,“我也是人,为什么要有分别?”并选择了为保护新手警察而向“魔警”开枪。开枪那一刻,分别与偏执都被打破。

到了《神探大战》,幻象围绕在“神探”身边,他们是犯下相关案件的凶手,与“神探”纠缠和共存。临近结尾,“神探”也对自己发出反问,“人人都能变成怪物,为什么我不能变?”但是,他选择了不开枪。李俊的这个反问,也在追问一种分别:“人”和“怪物”的分别。

从反派的立场,我们可以试着反驳这种分别是什么。在对决时,反派按照计划进行收网,并说:“今夜之后,要么你是神探,我是屠夫;要么我是神探,你是屠夫。”对反派来说,重要的是结果以及它如何被记录,为达目的,可以放弃人性的一切原则与底线。如果说,反派的邪恶是“怪物”式的无所不为,那么,李俊以不开枪坚持的是“人”的有所不为,是对人性底线的坚守。

换句话说,放下自认为“我不会错”的偏执,“神探”就不会存在;放下对仇恨的偏执,“大战”也就不存在。

电影最后一幕,身披黄色雨衣的李俊看向镜头,镜子里那个人同样的着装,但帽檐下露出反派的面孔。它呼应了电影里多次出现的尼采的名言:“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这是一个开放式结局,我更倾向于从乐观的角度去理解。它意味着反派在李俊眼里成了清晰的镜像,完成了心象上的剥离。这种剥离提供了审视与反思的空间,让人意识到人性善恶并存的复杂性,由此打破执念与自负,对自身形成理性的认识与约束。

当然,我依然不敢说自己看懂了韦家辉的这部《神探大战》。对决之后,李俊询问陈仪,是否看到了那只怪物?陈仪说“看到了”的回答,更像一种善意的谎言。对这部电影真正的隐喻或内核,或许我的解读也只是,“假装看到了”。

## 征百篇观影感 悟百年砥砺程

## 战火中盛放的白绒花 于阴云之中见彩霞

——看红色经典剧情片《小花》有感

姜炜昭

世上有朵英雄的花  
那是青春放光华  
花载亲人上高山  
顶天立地迎彩霞  
绒花绒花  
一路芬芳满山崖

不知你是否对这段歌词有印象,这是电影《小花》的主题曲《绒花》中的一段歌词。如果说解放战争是一场浪潮,那人民群众就是其中浪花一朵朵,置身于革命战火中的两朵小花,她们的命运交织于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

时间是1930年,在河南与湖北边界的桐柏山区深山中山中一家姓赵的贫农,刚出生的小妹刚被父亲卖给了别人,年幼的哥哥赵永生正为此而哭。突然,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伐木工人老何,他将地下党员董向坤和周医生的女儿——刚出生的董红果寄养在了赵家。面对董红果这个新成员,年幼的赵永生显得十分兴奋,亲生妹妹被父母卖走造成的苦闷心情也随之好了很多,而本属于自己亲妹妹的名字赵小花也顺利地变成了小婴儿的名字。

这便是影片的开头,关于之后的故事,熟悉党史的应该都有所了解,自1947年7月开始,解放军正式对国民党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号角,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这一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一年,而《小花》故事的发生地桐柏山脉,正位于大别山的西面。

时间转瞬便来到了1947年,这十几年来,国民党部队在当地司令丁叔恒的带领下在桐柏山区作威作福、横行暴戾,小花的父母皆被其害死,哥哥赵永生也在两年前的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而加入共产党,从此兄妹二人再无音讯。

从古至今,每逢战乱,必有流离失所、破镜难圆,这是战争环境在打破原有秩序的同时造成的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电影《小花》的故事,也随着小花(实际上是董红果)的寻兄之路而正式展开,最终也随着真正的赵小花与赵永生兄妹相认而落下帷幕。

单看故事,以现在的主流视角来看似乎乏善可陈,但得益于影片中饱满精湛的情感展现,辅以影片意向化、诗意的浪漫视觉风格,成片不落俗套、情真意切、虽说已过去数十年,这部影片老电影依然如封坛老酒,闻之韵味悠长。

《小花》上映于1979年,这也许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面对百废待兴的泱泱大国,急需出现让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扫荡之前“八大样板戏”马首是瞻的错误导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推进下,深刻反映解放战争中人民情感、带有鲜明写实风格的《小花》也应运而生,并获得了当年的百花奖最佳影片。

氤氲于山间的红霞、蜿蜒曲折的长梯、长梯上零碎点缀的红斑,那是成长为游击队员的赵小花搬运起永生伤痕时留下的血痕,正如《绒花》歌词中提到的那样:“花载亲人上高山”“一路芬芳满山崖”……这些歌词,正是对于这段饱含浪漫主义色彩的桥段的真实写照。

在故事最后的大决战阶段,随着渡河工程的修建完毕,大批解放军冲过护城河,这部影片也被覆盖上了一层鲜红的色彩,为最后的大决战阶段染上了一层悲壮而高亢的英雄主义底色。

总的来说,这部影片的成功,关键在于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宏大叙事背景下解放军强烈的革命情感与政治责任感之间存留的历史空白,留下的是弥合于人与人之间强烈的情感张力,而当这份张力通过影像触及人的内心,那就是情感的支点决堤之时。

文艺动态

## 为时代楷模立传 致敬脱贫攻坚一线 市作协主席张雄文新书 《燕啄红土地》《时代赤子》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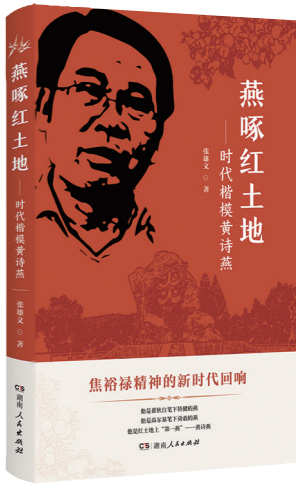
郭亮

近日,为时代楷模黄诗燕立传的《燕啄红土地——时代楷模黄诗燕》《时代赤子——黄诗燕》两部新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售。

长篇报告文学《燕啄红土地——时代楷模黄诗燕》是中国作协、湖南省作协和株洲市文联重点扶持作品。该书从中共炎陵县原县委书记、被中宣部追授为“时代楷模”的黄诗燕去世前的工作场景切入,书写黄诗燕9年如一日,深深扎根炎陵这片红色土地,埋头奋战脱贫攻坚一线,带领全县老百姓脱贫致富,直至以身殉职的感人故事。全书文笔生动传神,内容真实客观,以鲜活形象的细节刻画还原了“时代楷模”黄诗燕踏遍红土地的扶贫足迹,也勾勒出了黄诗燕为代表的基层干部群像,呈现了千千万万基层干部为乡村振兴挥洒过的汗水和印记。

《时代赤子——黄诗燕》是学生版长篇纪实作品。作者以真挚的深情、感人的叙事和殚精竭虑的表达,为小读者们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黄诗燕为了炎陵人民早日致富奔小康而夙夜匪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生命历程,使小读者们深切感受到黄诗燕的智慧与才情、奋斗与拼搏、心血与汗水、亲情与温暖、德行与风骨、品质与精神。

两部书的作者张雄文系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株洲市作协主席。在写作过程中,张雄文先后到黄诗燕生前生活与工作过的株洲市、炎陵县、大源村等地,采访基层干部、脱贫群众以及黄诗燕的亲朋好友等上百人。在3个多月的采访中,他积累了大批文字、录音等资料,力求在写作中全方位真实呈现黄诗燕为脱贫攻坚事业鞠躬尽瘁的感人事迹,使黄诗燕留存于人世间的不仅仅是一串光耀闪闪的荣誉称号,更是一个气血充盈、智慧儒雅、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06

株洲日报

文艺

YI WEN



责任编辑罗玉珍  
2022年9月5日 星期一  
美术编辑肖岚 校对张武  
2823906